

徐天侠散文集

徐天侠

著



徐天侠的简介



徐天侠，1939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电影编导、演员、作家。上世纪80年代初，编写的电影剧本《陌生的朋友》及与美国合拍的长纪录片，均在国际上获奖。

出版的作品有：《警察与流浪儿》（电影文学剧本）、《徐天侠杂文集》、《兰艳艳的天》（由自己撰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小人蛇》改编的小说）、《我的路》（传记）、《老人与小孩》（随笔）、《朝阳——我的环保情缘》（纪实文学）、《人间有情》（纪实文学）、《卢贤栋传》（传记，与卢刚合著）。

现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香港作家联合会、儿童文艺协会会员，英国国际舞蹈教师协会院士，香港杰出第三龄人士。

序一

徐天侠女士，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徐天侠杂文集》。十一年来，先后出版了小说《蓝艳艳的天》、随笔《老人与小孩》、传记《我的路》及多部纪实文学《人间有情》等文学著作。

《徐天侠散文集》一书，分上篇和下篇。内容包括三方面：作者对后辈的关爱，作者对社会、前辈及友人的感恩，作者对故人的怀念。读者于书中会感受到，徐女士在撰写不同的文章时，都聚焦在一个“情”字上。

作者以朴实简练的语句，表述自己的思绪、情感。在《平台花园的孩子》一文中，她写道：“我喜爱儿童，喜爱他们纯洁、朴实的世界；喜爱他们说话的语气、笑声，甚至哭、喊、叫，都那么甜润清新。孩子的纯真，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美和爱！”。徐女士把孩子赋予她的童心，将心灵中的美和爱，融入她撰写的文章和书籍，传播给读者。

作者徐天侠，在接受广东卫视《凡人大爱》林俊导演访问时，说：“有些事，会随时间的流失而淡忘；有些事，会随时间的递增而加深。”我深信，《徐天侠散文集》一书中撰写的人和事，“随时间的久长愈显珍贵”！

卢贤栋

2021年5月8日

序二

两年多前，母亲又写完了一部书，与父亲商讨书名时，父亲说：“《徐天侠杂文集》已经有了，这本书叫《徐天侠散文集》吧。”随后，母亲请父亲写的《序》也写好了，只待完成相片说明，就可给出版社出版。正当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父亲在医院仙逝。

母亲没有被击倒，决心化哀伤悲痛为动力，放下《散文集》的工作，即刻动手撰写父亲的传记——《卢贤栋传》，并成立了《卢贤栋传》编委会。我们一家四人也决心化哀伤悲痛为动力，和母亲一起撰写《卢贤栋传》。在祖孙三代共同努力下，《卢贤栋传》不到一年的时间撰写完成，并已出版。

2023年2月25日，我的丈夫厉剑峰代表我们到宁波参观了爷爷“卢绪章生平事迹馆”，并代母亲徐天侠给宁波市委、市领导呈送感谢信。随后，母亲写了《卢绪章的第三代参观“卢绪章生平事迹馆”》的文章。

父亲卢贤栋帮母亲的《徐天侠散文集》出版需做的工作，已由我的儿子厉家铭接手，帮我母亲重新整理编排全书的文章。母亲决定将《卢绪章的第三代参观“卢绪章生平事迹馆”》的文章，放在《徐天侠散文集》下篇，编辑为一部书出版，有其特殊意义。因《散文集》上篇大部分文章，母亲写的是有关孩子的事，其中有的孩子是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的第三代，也就是卢绪章的第四代后人。母亲期盼孩子们传承曾祖父和祖父热爱祖国、报效家乡的奉献精神！

卢刚

2023年3月10日

目录

徐天侠的简介	3
序一：卢贤栋	4
序二：卢刚	5

上篇

1. 满怀激情忆亲人	11
2. 平台花园的孩子	23
3. 孩子与“孩子”——看电视剧有感	27
4. 左邻右舍	30
5. 换房间	58
6. 孩子确实长大了	61
7. 阿拉宁波人	64
8. 给晓芝和家铭的信	72
9. 台风“山竹”	83
10. 上任·卸任	93
11. 活动共享	99
12. 感恩	116
13. 馈赠	122
14. 求医	124
15. 感受	133
16. 成长	137
17. 人定胜天	153
18. 金牌	157
19. 纪实文学著作《人间有情》出版前后	158
20. 参加香港第三龄学苑十周年研讨会	172
21. 情系心中（一）	178
22. 老怀大慰	181

下篇

23. 不会忘怀的人和事	191
24. 来自母亲的动力	212
25. 逃难	219
26. 缅怀曾敏之先生	222
27. 绝视——怀念著名作家陶然	224
28. 新结识的老友——怀念导演许雷	229
29. 情系心中（二）	233
30. 卢绪章的第三代参观“卢绪章生平事迹馆”	301
31. 卢绪章生平事迹馆	304
32. 徐天侠、卢刚合著的《卢贤栋传》出版国际发行	316
33. 卢绪章的后人：长子卢贤栋的妻子徐天侠、女婿厉剑峰、女儿卢刚， 写给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彭佳学先生的感谢信	320
34. 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彭佳学先生写给卢绪章老先生后人的信	321
35. 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及长儿媳徐天侠保存的相片	323

1. 满怀激情忆亲人

<1>

2018年11月中，我丈夫卢贤栋的家乡宁波，将举办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大会约请我们的女儿卢刚，写一篇关于她爷爷卢绪章老先生的文章。

卢刚写好文章后，来家找我。一进门，她就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公文袋递给我，说：“是我写好的文章。”请我帮她“修改润色”。

我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没有接收文章，却问卢刚：“你对爷爷是否怀着敬佩之心？”

卢刚严肃认真地回答：“是！”

我又问：“你对爷爷是否怀着爱戴之心？”

卢刚的脸上，虽然露出些微疑惑，但仍严肃认真地回答：“是！”

我接着问：“你是否怀着敬佩之心、爱戴之心写这篇文章？”

卢刚严肃认真的脸面，绽出甜美的笑容：“是，当然是！”

其实，我对卢刚抒写的能力，心中有数。我理解，她之所以要将此文请我过目，是她太在意这篇文章。为了让她安心，我明确地说：“我虽未曾看过，但我相信，应该是篇好文章，因为你是怀着对爷爷的敬佩之心、爱戴之心，满怀激情写的文章！”



2018年11月中，卢绪章的故乡宁波举办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的女儿卢刚和女婿厉剑锋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卢刚敬观爷爷卢绪章铜像。



会议期间，卢刚参观“卢绪章生平事迹馆”。

<2>

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于2018年11月16日在宁波隆重开幕！
女儿卢刚和女婿厉剑峰参加了大会。

会议期间，卢刚和厉剑峰喜逢包玉刚老先生的后代：长女包陪庆、二女儿包陪容及二女婿吴光正、四女儿包陪慧，还有包玉星老先生的儿子包静国。

会议期间，卢刚和厉剑峰拜会了宁波市有关领导。

会议期间，卢刚和厉剑峰，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先生，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会议期间，卢刚、厉剑峰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谭铁牛，进行了亲切交谈。



卢刚与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



左起：厉剑峰、包玉星的儿子包静国、卢刚

<3>

卢刚写的有关卢绪章老先生的文章：《继承爷爷遗志，发扬光大“宁波帮·帮宁波”，继续为家乡做贡献》，此文刊载在《宁波人》杂志的2018年12月第十一期。

征得卢刚同意，现将卢刚的文章收录如下：

继承爷爷遗志，发扬光大“宁波帮·帮宁波”，继续为家乡做贡献

卢刚 撰

2018年11月16日上午，有幸再次来到宁波，参加世界“宁波帮·帮宁波”发展大会，与700多位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齐聚甬城，共叙乡情友谊，同话美好未来。

何谓“继承爷爷遗志”？这就要先谈谈我的爷爷——卢绪章。

爷爷——卢绪章出生在宁波贫困小商人家庭，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创办广大华行并作为中共秘密工作机构，为党的事业筹建了大量物资和经费，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对外贸易部局长、副部长，华侨旅行社社长，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外经贸部顾问，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爷爷卢绪章以73岁高龄，受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委派，来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并被浙江省、宁波市政府聘为特邀顾问。对于阔别多年的故乡，爷爷卢绪章这位长期在外漂泊的游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与省、市领导一见面就说：“我是给家乡来跑腿的，小平同志给我的任务是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发动起来建设宁波，我自感任务不轻，一定尽力帮家乡做事。”

“宁波帮”是宁波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大优势。动员“宁波帮”建设宁波也是小平同志交给爷爷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爷爷十分重视做好此项工作。

卢绪章为发动海内外“宁波帮”建设宁波做出特殊贡献。世界船王包玉刚是海外“宁波帮”的杰出代表，是卢绪章的表妹夫，两人友情深厚。在卢



会议期间，卢刚、厉剑峰喜逢包玉刚的后代。左起：卢刚、包陪庆、包陪容、联络办副主任谭铁牛、包陪慧、厉剑峰

绪章的沟通下，包玉刚决定出资助建宁波大学。邵逸夫先生也是卢绪章的老朋友，也向浙江人民送了厚礼，向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捐款数千万元人民币，还捐资在杭州创建了国内一流的邵逸夫医院。

在卢绪章的关心、督促下，宁波市委、市政府一直把加强与海内外“宁波帮”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为宁波开发开放带来勃勃生机。

卢绪章是为宁波计划单列最早向中央提出建议的人之一。他在1985年10月给小平同志的报告中写道：“‘宁波和大连竞赛’这个口号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但是目前国家给予的政策待遇，宁波远远不如大连。希望宁波能获得和大连同样的待遇。”最终宁波被批准与大连一样实行计划单列，这为宁波加快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陈先曾说，在宁波计划单列问题上，卢绪章是出力最多的人之一，不断跑国家计委，用陈先的话说是“三顾茅庐”，这种坚韧精神和科学态度深深打动了中央各部委，使宁波计划单列这件大事克服重重阻力，得以实现。

“加快宁波开放，促进宁波繁荣，是我余生最大愿望。”爷爷曾说，晚年的爷爷已把宁波发展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为家乡的建设与繁荣倾注了全部心血。

2011年6月宁波市举办“纪念卢绪章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卢绪章的子孙后代寻根汇集于宁波，其中就有我——卢绪章的孙女卢刚。当时我虽是第一次踏足宁波，但爷爷与宁波的血脉亲情，已在我心中深深扎根，热切地希望能为家乡建设尽绵薄之力。

在我的牵线搭桥下，很快促成了我所供职的企业（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与宁波市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光大国际很快就在北仑投资建设了宁波垃圾发电项目，一、二期总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是国家AAA级生活垃圾焚烧厂、浙江省AAA级生活垃圾焚烧厂，成功树立省内行业的标杆，荣获“中国绿色发展标杆企业”、“浙江省首家3A级炉排炉工艺垃圾发电项目”等荣誉称号。

我怀着对长辈的敬爱、对家乡的深爱、对事业的热爱和光大环保人一起投入到宁波人民建设美丽宁波的行列，为宁波的经济发展、为宁波的腾飞添砖加瓦，做出新的贡献！

<4>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东方卫视摄制了多集专题节目《时间的答卷》。第一集：《忠诚》，记述了两位共产党员，第一位是商业奇才、红色特工卢绪章，另一位是守卫祖国大门的新疆边防战士拉齐尼。第一集：《忠诚》于2021年6月4日，晚间9时30分播出。

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孙女卢刚，于2021年6月5日下午3时半在香港家中，接受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的记者专访。在座的有：卢贤栋的太太徐天侠、女婿厉剑峰。

亲人们，满怀激情忆述革命先辈为党、为人民、为国家的奉献！

随后，亲人们继续忆述：

长子卢贤栋，在谈到父亲对他的教导时说：“父亲对我的家教很严，资本家有钱的舒适生活，担心对我产生不良影响，我上小学五年级，父亲就将我送去学校寄宿，自此我也就磨练出自我管理、独立生活的能力。父亲曾对我说：‘你别看我在家里每天设宴请客，我的钱最后我会带进棺材，一分钱也不会留给你。在我有能力时，供你读书，直到大学毕业。你要勤奋自强，以后的路靠你自己去走。’父亲对我的教育，导航了我的人生！我对子女也这么要求，女儿卢刚1995年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到香港来和我们团聚，我对孩子说，我不会为你求职的事去托人，你要自己看报纸的招聘广告，去应征。卢刚就这样做了，第一份工是在大洋……在实际工作中，卢刚认识到自我增值的重要性，决心边工作边学习，报读了在香港的澳洲梅铎大学的MBA，取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去了光大国际做环保工作，直到现在。”

孙女卢刚说：“2011年我和丈夫剑峰，带着两个孩子随父母去宁波，参加宁波举办的卢绪章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是第一次踏足故乡，深深感受到宁波人民对爷爷的敬爱、爷爷对故乡的情怀，这激励我：一定要继承爷爷的遗志，为宁波的经济发展、宁波的腾飞添砖加瓦，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长儿媳徐天侠也详细回忆了与父亲卢绪章的往事……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我由长春去青海拍电影，在北京停留两天，正好有个星期天，决定趁假日去探访朋友卢贤栋的家。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贤栋有高学历，兴趣爱好广泛，长得虽不算英俊，但对女性也颇有吸引力，为什么仍是单身？不能藕断丝连，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他是否隐瞒已有妻儿，现在是释疑的好机会。

25. 逃难

<1>

我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近郊的一个小乡镇：柏嘉山。

母亲徐国英，出身书乡名府。1927年，母亲于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工作后，将小她十多岁的细妹——冬姨又送进大学深造。我、天雄姐、天武弟和冬姨都跟随母亲，住在柏嘉山外公的大屋里，与大舅妈、三舅妈各住一边厢房。大屋对面隔条街，外公还有一栋小屋，是堆放杂物及做饭的厨房，各家独自开伙。大屋的厅堂，是各家孩子聚集玩耍的地方，一会有孩子笑，一会有孩子哭……真是自在又欢乐！

表兄们去“私塾”上学，读那些“人之初性本善”的古书，见他们上学时的得意样，我和天雄姐就会怪母亲不给我俩去。母亲为了要我们听话，有一次脱去自己的鞋袜，给我们看她那被裹脚布捆绑过的脚，既不像大舅妈、三舅妈走路慢吞吞细小的脚，大人说是“三寸金莲”；又不像冬姨那样正常的脚，母亲的脚仍留有捆绑包裹过的痕迹。冬姨告诉我们，母亲自己偷偷把裹脚布拆开，就成了现在的“解放脚”。母亲说“私塾”、把脚裹成“三寸金莲”都是旧事物，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和天雄姐自得其乐，跟在去“私塾”上学的表兄们后面，唱着冬姨教我们的歌：“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哎，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打零蛋哟，无脸见爹娘。”当表兄轰我们走时，会假意回家，等他们进了课堂，又会偷偷溜过去躲在课堂外，偷看室内上课，有时会看到学生背不出书遭先生打手板，我们总希望看到一位表兄被先生打手板，那多开心呀！可希望老是落空。

<2>

上个世纪40年代初，长沙沦陷，小日本鬼子侵占了长沙，却没能侵占衡阳。

不久，长沙市近郊的乡镇、农村，也遭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母亲告诉我们，曾经带过我的奶妈，在被日本鬼子追捉时，毅然跳进路边的水塘……

不知为什么，母亲硬把我和姐姐、还有冬姨的长头发，剪得跟天武弟弟的头发一样短；又不知为什么，冬姨白里透红的脸，抹了一层黑灰，是煮饭时在灶里烧的木柴变出的黑灰。



母亲徐国英，192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时摄。

母亲带着我们姊弟和冬姨逃难：躲避日本侵略军。一路上，有不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朝衡阳方向的农村、荒野走去……

请来的挑夫担着箩筐，一边箩筐里放着日用品，一边箩筐里坐着天武弟。母亲和冬姨各自提了个包压后；只比我大三岁的天雄姐，一手牵着我，一手提了个小包，我另一只手也提了个小包，我俩默默地跟着挑夫走。

天武弟在箩筐里向我们扭过头，转溜着大眼，弟弟知道我最爱笑，小不丁点的事，都能把我逗得前呼后仰笑个不停。突然，弟弟朝我俩又扮鬼脸、又打手势，想逗我笑，我笑不出来，真的笑不出……这是我第一次不想笑，第一次笑不出……

自从知道给我吃她的奶、带我长大的奶妈，跳进水塘被日本鬼开枪打死后，我就笑不出了，老是在想：奶妈真的再不会来看我了？再不会给我送来甜甜的水蜜桃、香喷喷的腊肉？再不会……？

姐姐感觉到我想从她手掌中抽出手，朝我侧过脸，看到我强忍着哭泣的神情，惊恐地问：“妹妹怎么啦？”

我没有即时回答，用抽出来的手揉了揉眼睛，仍继续跟着挑夫走，走了几步，我轻轻地问：“奶妈真的死了？”

姐姐又拉住我的手牵着我，也细声回答：“奶妈真的死了……”

我仍轻轻地：“奶妈真的死了！死……什么是死？”

姐姐没有马上回答，牵着我往前走了几步后放慢脚步，脸又朝我转过来，姐姐睁大眼盯住我，我垂下眼睛，滚动的泪水流出眼窝……姐姐松开牵着我的手，轻轻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又拉住我的手稍稍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姐姐不太肯定地、像跟我说悄悄话一样：“死……就是人没有了，奶妈没有了，我们再看不到奶妈了……”

我轻轻地呜咽着重复道：“没有了，奶妈没有了，再见不到奶妈了……”我止住呜咽，又从姐姐牵着的手中抽出手，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泪水，仍轻轻地、悻悻地：“日本侵略军不是好人，是坏人！”在我稚嫩的情感里，萌生出实实在在的爱与恨！

注：此文曾刊载在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出版的书籍《香港百人童年》。



上世纪50年代中摄于湖南衡阳，左为徐天侠，中为母亲徐国英，右为弟弟徐天武（我和弟弟随母亲姓）。



姐姐易天雄（随父亲姓）和姐夫曲江春，姐姐、姐夫都是现役军人。



卢贤栋、徐天侠参加香港作家联会的活动，徐天侠与著名作家陶然（左）、著名作家张诗剑（中）合影。



左起：徐天侠、作家白先勇、卢贤栋

28. 新结识的老友——怀念导演许雷

<1>

2018年8月8日下午，在香港的家里上网寻找资料在“徐天侠的栏目”有关“陌生的朋友”一项中，看到一句话：纪念百年电影，悼念导演“许雷”，我不由自主地说出来：“许雷过世了？”

坐在桌旁写支票的丈夫，听到我不寻常的惊讶话语，立即走过来，看电脑里网上显现的内容：“徐天侠……‘陌生的朋友’，不会是同名，应该是你们的许雷……”尽管我不敢相信，或是不愿相信，这确是实事。

1987年我来到香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寻觅自己存在的价值，确实需要勇气。在家人、朋友（包括许雷选择了我的剧本这一事实）鼓励和关怀下，我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开始融入香港社会。当时对内地电影界的事完全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过问。儿影的老领导和朋友也许不认识许雷，或是不想告诉我这不幸的消息。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脑海里浮现出和许雷相处的情景……

<2>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的导演许雷，决定接拍我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陌生的朋友》。

我说的“新”，是因为对“许雷”这个名字很少听说，对这位导演一无所知。但是通过有数的几次交谈讨论剧本，发现我们沟通非常顺畅，表达的想法相互很容易理解，加上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位新结识的陌生导演就似早已相识的老友。特别是对“美”的理解和探索，这应该是许雷看上我这位“初哥”的剧本的根本原因。

许雷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陌生的朋友》是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1983年电影《陌生的朋友》上演后，得到观众的喜爱、专家的认同、国际的赞誉。当初他选择了这个剧本，需要多大的勇气！透过那绽放的勇气，我强烈地感受到他对自我价值的认定。

<3>

在进行《陌生的朋友》拍摄准备的案头工作时，我还在儿童剧院工作，每天有日常的排练，只能等下班后和许雷交谈讨论剧本，而他又要接放学的孩子回家，我得从东单乘公交车赶往芭蕾舞剧团——他太太的宿舍。宿舍的格式与北影厂一般职

工住的差不多：两户合住一个单位，各住一间房，共享厨房厕所。

每次到达他家时，都会听到不同的音乐：有电影插曲《天山上的红花》、或西方古典音乐《蓝色多瑙河》。孩子则坐在书桌旁看小人书或写字。有一次，看到许雷坐在床边，轻轻哼着播放的乐曲哄孩子睡觉，眼见这情景，我自然不能张口出声，可许雷像对孩子说话似地轻柔地说：“没关系，你说吧，孩子困了，天塌下来都不会醒！”我这个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习惯了大声嚷嚷喊叫的演员，竟然能压低嗓门细声细语地说话——奇迹，当然是这个和蔼的年轻爸爸对孩子的疼爱感染了我。虽然我对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似这位爸爸般温柔，但身为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共同的、相通的。

<4>

许雷是位有毅力、有担当、有追求的男子汉！又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柔和的谦谦君子！

2004 年至今，导演许雷离开我们已整整 14 年了，深切怀念新结识的老友许雷！



上世纪 80 年代初，许雷执导的电影《陌生的朋友》获第三十三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我们在北京机场欢迎载誉回京的许雷导演。前排左起：影片女主角李玲、编剧徐天侠、北影厂副厂长史林；后排左起：导演许雷、北影厂厂长汪洋、文化部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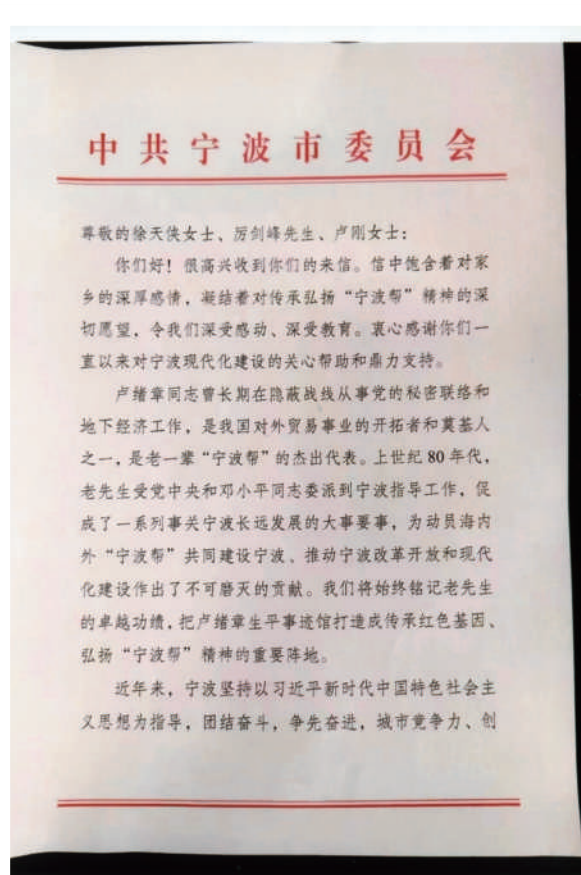


徐天侠举着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颁给电影《陌生的朋友》奖项的相片，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外国合拍纪录片《穿越中国的长跑》介绍编导徐天侠时而拍。此纪录片获 1987 年美国休斯敦纪录片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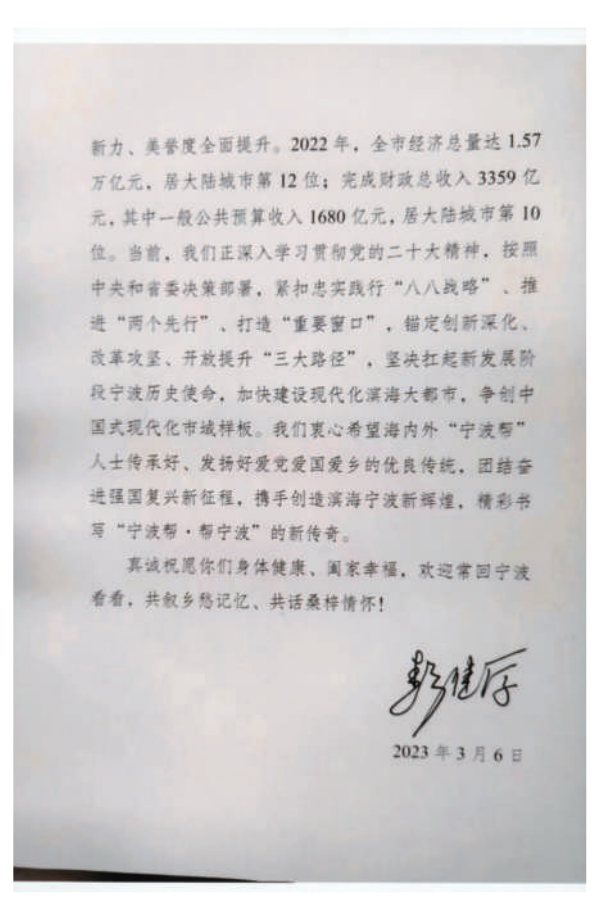


徐天侠在拍摄纪录片期间。

35. 卢绪章的长子卢贤栋及长儿媳徐天侠保存的相片



中共宁波市委书记彭佳学先生给卢绪章老先生后人的信的影印件。



父亲卢绪章和母亲毛梅影。



1949年6月底，卢绪章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的军服，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大厅第一次公开亮相，出席由陈毅市长主持召开的上海市工商界人士会议。卢绪章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的军服公开亮相见报，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正待迫害卢绪章仍在香港的妻子及儿女们，生命危在旦夕，在共产党的香港地下党员舒自清等人的紧急救助下，卢绪章的妻子毛梅影及卢贤栋等儿女逃出虎口。



卢绪章会见外国朋友。



卢绪章在广交会。

徐天侠散文集

作者： 徐天侠
编辑： 青森文化编辑组
设计： Spacey Ho
出版： 红出版（青森文化）
香港湾仔道 133 号卓凌中心 11 楼
(852) 2540 7517
editor@red-publish.com
<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总经销：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湾总经销：贸腾发卖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区立德街 136 号 6 楼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 2024 年 1 月
图书分类： 散文
国际书号： 978-988-8868-18-6
定价： 港币 268 元正

徐天侠散文集



相片中，是宁波家喻户晓的卢绪章老先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后人。《徐天侠散文集》展现了卢绪章老先生后人的部分生活、工作、学习状况。书中特别记述第四代孩子们参加长辈的各种活动，吸取正能量，树立人生正确价值观。

《徐天侠散文集》的下篇，重点记述宁波“卢绪章生平事迹馆”，读者会感受到卢绪章为党、为人民、为国家无条件的奉献，用一生的时间诠释忠诚！

ISBN 978-988-8868-18-6



专业出版 国际销售

红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们：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议：散文
定价：港币 268 元正